





論語卷之十

朱子集註

後學新安倪士毅輯釋  
新安林隱程復心章圖  
後學莆田王元善通攷

鄉黨第十

揚氏曰聖人之所謂道者不離去乎日用之間也故夫

子之平日一動一靜門人皆審視而詳記之尹氏曰甚

矣孔門諸子之嗜學也於聖人之容色言動無不謹書

而備錄之以貽後世今讀其書即其事宛然如聖人之

在目也雖然聖人豈拘拘而為之者哉蓋盛德之至動

容周旋自中去乎禮耳學者欲潛心於聖人宜於此求

焉集義伊川曰鄉黨分明書出一箇聖人○語錄鄉黨

一篇自天命之性至道不可須臾離皆在裏面許多



道理皆自聖人身上進出來。惟聖人做得甚分曉。故門人見之。孰是以紀之。詳。○鄉黨說聖人容色。是以有者。須知聖人無時無處而不天。天是。是以無事時。觀聖人言。深也。茫然測度。懼夫之際。察之。精矣。聖人之。故。即。其。高深也。茫然測度。懼夫之際。察之。精矣。聖人之。故。即。其。並進。體用。不離。而。其。高深。者。可。馴。致。矣。於。此。有。得。則。內。容。夫。子。之。一。動。一。靜。可。得。而。直。遂。其。辭。者。曰。如。曰。以。其。皆。隨。時。變。易。而。無。非。道。之。所。欲。舊。說。凡。一。章。今。分。為。十。七。節。通。政。朝。係。重。出。不。在。數。內。○。熊。禾。曰。首。五。節。記。夫。子。至。朝。廷。言。兒。次。四。節。記。夫。子。衣。服。飲。食。居。處。其。餘。則。夫。子。自。朝。廷。言。兒。次。四。節。事。君。交。友。之。道。容。兒。之。變。言。動。之。細。皆。備。記。焉。

###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

恂相倫反

恂恂信實之貌。似不能言者。謙卑遜順。不以賢知。去先人也。鄉黨父兄宗族之所在。故孔子居之。其容貌辭氣如此。語。不。是。不。說。但。較。之。宗。廟。朝。廷。為。不。敢。多。說。耳。○。輔。氏。曰。曰。人。信。實。言。自。簡。默。况。聖。人。之。表。裏。如。一。者。乎。○。吳。氏。曰。曰。恂。恂。不。能。言。信。實。在。心。而。訥。於。發。言。之。兒。人。論。之。序。自。近。遠。觀。交。殊。家。之。外。則。鄉。黨。矣。生。於。斯。長。於。斯。父。兄。宗。族。聚。於。此。

故夫子居之其息言如此

### 其在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爾

朝直也。便反。下。

便便辯也。宗廟禮法之所在。朝廷政事之所在。言不可不。明辯。故必詳問。據入太廟。每事問。而極言之。在。朝。廷。但。謹。而。不。放。爾。宗。廟。曰。宗。尊。也。尊。奉。之。故。曰。此。一。節。記。孔。子。在。鄉。黨。宗。廟。朝。廷。言。貌。之。不。同。○。馬。氏。曰。古。人。於。言。語。所。不。能。形。容。曰。穆。穆。豐。豐。離。離。蕭。蕭。如。見。文。王。之。德。容。心。志。也。此。篇。最。工。於。形。容。夫。子。之。動。容。周。旋。晬。然。於。言。辭。之。表。見。之。○。通。曰。此。篇。記。夫。子。之。容。兒。言。動。然。然。動。莫。先。於。言。故。首。一。節。以。言。先。之。夫。子。在。鄉。黨。非。不。言。而。似。不。能。言。在。宗。廟。朝。廷。則。當。言。必。言。而。猶。謹。於。言。言。心。也。此。信。實。則。訥。而。不。發。此。心。謹。慎。雖。不。訥。而。亦。不。輕。發。信。實。謹。慎。不。足。以。言。夫。子。之。聖。而。愈。見。夫。子。之。所。以。聖。

### 孔子言貌不同

以於鄉黨言

以在宗廟言

以在朝廷言

父兄宗族之所在

禮法之所在

政事之所在

恂恂似不能言

便便言唯謹

節一第



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侃侃

魚

此君未視朝時也視朝時以下文君在互觀之知此為君未

王制諸侯上大夫卿下大夫五人胡氏曰王制上大夫五人

今合此二節以為大夫五人又曰大夫初仕為中都宰由宰為

次國小國並下大夫五大夫又曰大夫初仕為中都宰由宰為

在已下者為大夫皆上大夫也則上大夫為其同列也下大夫

為之時許氏說文後漢許慎字况况剛直也誾誾和悅而諍

也語錄下大夫位不甚尊故言可得而直遂上大夫前雖有

不悅則不失事之蓋不盡底意不如况况之發露得盡也○和

君在視朝也君在視朝也與與如也夫子六反或如字亦

君在視朝也君在視朝也與與如也夫子六反或如字亦

君在視朝也君在視朝也與與如也夫子六反或如字亦

不忘后君也亦通言言此一節記孔子在朝廷事上

皆具足蓋莫非中和氣象○此一節記孔子在朝廷事上

接下之不同也齊氏曰君未視朝則見待同列也或莊或和

其辭免各得其當可見矣其辭免各得其當可見矣

在朝

君未視朝

侃侃  
誾誾

接下之不同

此  
第二節

君乃使擯色勃如也足躩如也擯必刃反

擯主國之君所使出接賓者勃變色貌躩盤辟貌音璧皆

敬君命故也使接賓者此見儀禮曲折之意○輔氏曰擯主

之變心敬于中則容通攷吳程曰盤辟足盤

揖所與立左右手衣前後襜如也襜赤



所與立謂同為擯者也擯用命數之半如上公九命則用五  
人以次傳命汪氏曰按周禮行人上公九命侯伯七命子男五  
則出而請事卿為上擯大夫為承擯士為紹擯主國之君公  
賓以示謙也若其傳命之制實立於庫門之外即天門直闕  
西北面介於庫門之外直闕西北東南面每介相去三丈六尺  
西面每介於庫門之外亦三丈六尺未擯者以相次立於君之  
其朝已恐其或為他事而來所以示謙也其來朝不敢自許  
于承擯進遞傳至末擯未擯傳至末介未介以次繼傳上至  
主各有一副實副曰蔡氏曰復命復以次傳之擯而達於主君  
右其手禮記曰揖左人傳命出揖右人傳命出揖左人則左其手揖右人則  
國之位壹命受職婚見命為而使受職事再命受服受祭器為上  
大夫五命受則則者法也地未成國之名王之受器受祭器為上  
出封加一等五命則則者法也地未成國之名王之受器受祭器為上  
卿賜官者使得自置其臣治家邑七命賜國王之卿六命出  
專征伐於諸侯為一州之牧九命作伯上公有功德者加命

趨進翼如也  
為二伯得征五侯九命者長諸侯為方伯○秋官司寇大行  
人以九儀辨諸侯之命等諸臣之爵以同邦國之禮而待其  
賓客九儀謂命者五公侯伯子男也爵者四孤卿大夫士也  
上公之禮執桓圭九寸冕服九章介九人禮九牢擯者五人  
諸侯之禮執信圭七寸信音身冕服七章介七人禮七牢擯  
者四人諸侯執躬圭七寸信音身冕服七章介七人禮七牢擯  
者男執蒲璧其他皆如諸子之禮

疾趨而進張拱端好如鳥舒翼輔氏曰凡人疾走則手易散  
端好如鳥舒翼所謂造次不違者是也

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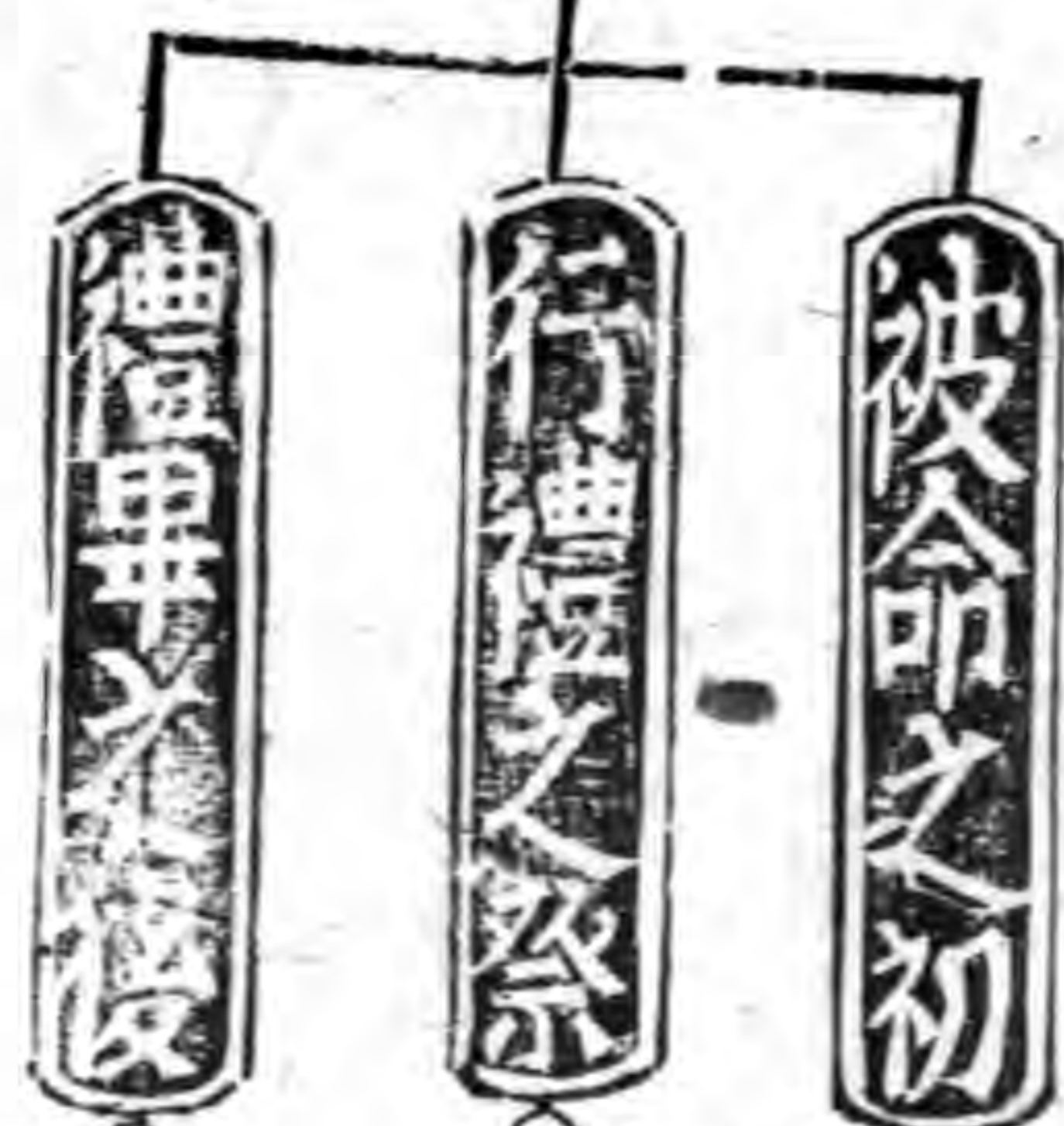
紆音君敬也紆緩也解也賓雖退主君敬猶存賓告賓去不  
紆音君敬也紆緩也解也賓雖退主君敬猶存賓告賓去不

相之容相去聲○此相字不遇因擯字而帶言之○語錄問  
相之容相去聲○此相字不遇因擯字而帶言之○語錄問

命之初也揖與趨進行禮之際也黃氏曰色勃足矍被  
命之初也揖與趨進行禮之際也黃氏曰色勃足矍被



君召使擯。



此第三節

○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

鞠躬曲身也公門高大而若不容敬之至也

立不中門行不復闕闕于

中門中於門也謂當張除庚闕倪結之間君出入處也闕門

限也禮士大夫出入公門由闕右不踐闕闕見禮謝氏曰立中

門則當尊行復闕則不恪闕各反○或問中門之說曰疏云

之中然則門之左右各有所謂闕門左旁立於其中是也○饒氏曰中間有闕兩旁有長是闕門左旁立於其中是也○東兩兩旁各有中君出入則皆由左出則以東為左入則

以闕東為左士大夫出入君門則皆由右出以闕西為右入行蓋避君出入處也○行既不敢當中則立亦不可當中故立所行不與他人同者如立不中門行不復闕此常禮也

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

位君之虛位謂門屏之間人君宁仲呂立之處所謂宁也

胡氏曰言過則虛可知矣○語錄古者朝會君臣皆立故史記謂一曰秦王指賓客而不立朝君立門屏之間屏者門間

之蕭牆也今殿門亦設之○饒氏曰天子至尊何立而不坐曰古無坐見臣下之禮至秦尊君卑臣始有君坐臣立而

制○門屏之間謂治朝也但天子外屏其屏在路門外諸侯

當在屏外屏在路門內則寧立之處天子當在門外諸侯

何如曰屏外小門內此為不同爾問屏制通證當依上曲禮下天子

曰朝北面而見天子曰踐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兩面

曰門屏之間謂之中雅君雖不在過之必敬不敢以虛位而慢之也言似不足不敢肆也

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齊音



攝摳反也齊衣下縫也縫反禮將

升堂兩手摳衣使去地尺恐躡反之而傾跌音失容也屏

丙藏也息鼻息出入者也近至尊氣容肅也語錄攝齊者

者君臣所執五玉三帛二生一死皆以為費而巳語錄攝齊者

不修費而執笏於是攝齊鞠躬之禮語錄攝齊者

升階不躡之也古者攝齊之堂七尺一級堂之齊去地尺則

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禮記進翼如也復其位

陸氏曰趨下本無進字俗本有之誤也禮記等階之級也逞放

也漸遠所尊舒氣解顏怡怡和悅也沒階下盡階也趨走就

位也復位踧踖敬之餘也語錄此是到末稍又加整頓衆人

復有進字胡氏曰初則身如不容次則言似不足又次則

氣似不息君愈近則敬愈加也至於舒氣解顏若少放

矣而踧踖餘敬久猶未忘則聖人所以有心也禮記此

一節記孔子在朝之容黃氏曰此記在朝之容有五節一入

師曰此章當玩入與出字自入以至出始終一於敬也禮記

以爲敬之至末以爲敬之餘禮記

以入門言 如不容不中門不履闕 此敬之初

以過位言 色勃如足躩如言似不足 此敬之至

以升堂言 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 此敬愈至

以階階言 出怡怡如也沒翼如也 此敬之終

以復位言 踧踖如也 此敬之餘

在朝之容 此節四第

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戰色足

躡躡如有循勝平色六反 圭諸侯命圭聘問鄰國則使大夫執以通信或問命圭曰古

子授之以圭以爲節節語錄圭自是贊見禮記周禮冬官



主九寸謂之躬。主伯守之命。主七寸謂之信。主侯守之命。主則守之。子守穀璧。男守蒲璧。不言之者。闕耳。如不勝。執圭器。執輕如不克。禮出記。曲敬謹之至也。上聲。如揖下如授。謂執圭平。衡手與心齊。高不過揖。卑不過授也。曲。禮下云。執國君之。衡則手与心平。馮氏曰。大高則仰。大甲戰色戰而色懼也。則俯。上下如此。則升降之間。得其節矣。且懼矣。言行不離。去聲。地如緣物。狹也。如有循。記所謂舉前曳踵。之隴。言行不離。去聲。地如緣物也。語錄。踏如。有循。緣手中。有圭。不得。攝齊。亦方。顛。外。步。通。證。禮。後。跟。也。略。幸。前。趾。拖。曳。後。跟。行。不。離。地。也。

享禮有容色。享獻也。既聘而享用。圭璧有庭實。記曰。庭實旅百。奉之以玉。相妨。彼乃命。圭也。有容色和也。儀禮曰。發氣滿容。享曰正。行。瑞。皮。幣。與。馬。之。類。皆。舞。跪。以。獻。退。又。以。物。獻。其。鄉。大夫。凡。二。

四次方畢所獻之物皆受。但少間別有物何之。問庭實。曰。皮幣與馬皆陳於庭。故曰庭實。聘是初見時意極恭肅。既聘而享。則用圭璧以通信。有庭實。以將意。紉聘時漸緣也。私覲。愉愉如也。形。向也。愉愉則又和矣。語錄。享禮乃其君之。私禮物也。所聘之國君及其大臣。先師曰。方聘則專於敬。既聘則漸而和。通曰。非敬無以盡聘。問之禮。非和無以通聘。情之。此一節記孔子為君聘於隣國之禮也。章言出使。有三節。執圭禮之正也。享禮則稍輕私。晁氏曰。孔子定公九年。仕魯。至十三年。適齊。其間絕無朝聘往來之事實。使摯。執圭兩條。但孔子嘗言其禮當如此。爾。馮氏曰。按左氏史氏。書出於門人之親記。烏得而疑之。韓氏曰。按史記定公十四年。孔子去魯。適齊。無十三年適齊事。不知晁氏何執。而云聘時。弟子隨從。見而記之。

聘時。弟子隨從。見而記之。執圭兩條。但孔子嘗言其禮當如此。爾。馮氏曰。按左氏史氏。書出於門人之親記。烏得而疑之。韓氏曰。按史記定公十四年。孔子去魯。適齊。無十三年適齊事。不知晁氏何執。而云聘時。弟子隨從。見而記之。

以執圭之節

鞠揖授勃縮

此敬之至



○君子不以緝緞飾緝古暗反

也緝謂之帶也齊側皆服

君子謂孔子緝深青揚赤色

**通攷** 吳程曰揚赤色齊側皆服

也緞絳色三年之喪以飾練服也

**通攷** 吳程曰絳小祥服以熟

布為之下或作也字飾領緣俞綸也語錄緝是青赤色揚者

非緣俞綸一反飾領緣俞綸也語錄緝是青赤色揚者

紅絳色問緞是絳色練服是二三年之喪既其小祥後喪服如

古註張氏曰集註本古註說也然禮弓云練衣縗

考之註疏亦是無明証要之二色皆似赤非赤其色不正故

### 紅紫不以為藝服

紅紫間去聲色不正且近於婦人女子之服也藝服私居服也

言此則不以為朝朝祭之服可知也語錄青黃赤白黑五方正

成紅為南方之間色以水克火合赤黑而成紫為北方之間

色○白隨煬帝令百官以戎服從一品賜紫次朱次青後出

遂為朝服然唐人朝服猶著禮服京師上人行道間尤著衫

帽南渡後變為白衫後來變為紫衫皆戎服也○陳用之曰

### 當尊者綈給必表而出之

**通攷** 吳程曰間色五方正色也赤白

衫單也葛之精者曰綈麗者曰給表而出之謂先著陸路裏

衣表綈給而出之於外欲其不見形也詩所謂蒙彼綈

反側救 綈是也詩傳蒙覆也綈綈綈綈之成定寔者蒙謂加綈於

### 緇衣羔裘素衣麕裘黃衣狐裘

緇黑色羔裘用黑羊皮麕鹿子色白狐色黃表以禡先的裘

欲其相稱單去聲○胡氏曰古者衣裘不欲其文之著故必加

以禡之是也先師曰裘之上加單衣以禡其美曰襲故玉藻曰裘之

加全衣重襲於禡衣上以充蔽其美曰襲故玉藻曰裘之禡朝

也見美也服之禡也充美也○馮氏曰羔裘朝服鄭詩刺朝



郊特 通攷 吳程曰。裼音錫。以單衣加裘上而見其美曰裼。

裘裏長短右袂

長欲其溫短右袂所以便作事

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長去聲

齊側皆反主於敬不可解衣而寢又不可著陸畧反明衣而寢故

別有寢衣其半蓋以覆敷救反足通攷金履祥曰。長去聲。程子曰此錯簡當在齊必有明衣布之下。愚謂如此則此條與明

衣變食既得以類相從而襲裘狐貉亦得以類相從矣不齊寢

衾致嚴也半以覆足可寢不可行專為齊之寢衣而已

狐貉之厚以居

狐貉毛深溫厚私居取其適體馮氏曰。詩云。一之日十貉。固然若不服溫。故取其厚者以為燕服若仕則以輕裘為便也。

去喪無所不佩去上聲

君子無故玉不去身音備鴈之屬亦皆佩也竟軒蔡氏曰。按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宮羽。凡帶必有佩玉。唯密則否。佩玉有五寸而綦組紃。此是明去喪則佩。但曰無所不佩。則又不至於玉亦又按內則子事父母。左則佩。右則佩。用左佩。紛不佩。則又不至於

皆所以備尊者使令也。此是明無所不佩。但去喪之時。恐不

同子事父母之時。爾紛於物之中也。鴈之屬。但去喪之時。恐不

筆強也。帶刃。也。木燧鑽火也。

非帷裳必殺之殺去聲

朝音朝祭之服。裳用正幅。如帷要同。腰有襞音璧積而旁無殺所

又逢音房用其餘若深衣要半下齊倍要音齊齊音齊積而旁無殺所

廣下銚音銚去聲。衣會處。要半下齊倍要音齊齊音齊積而旁無殺所

謂就身此所則無襞積而有殺縫矣語錄要半下齊倍要周狹

曰禮服取其方正故裳用正幅而人身之要為小故於要之

謂就身此所則無襞積而有殺縫矣語錄要半下齊倍要周狹



兩旁為裳積即今衣摺也。蘇氏曰要半下取深衣篇要縫半下之語。齊倍要取玉藻篇縫齊倍要之語。先師曰深衣之裳以在六幅斜裁為十一幅三分之二皆在上三分之二皆在下。要袂齊闊要不用裳積而旁有斜裁之殺縫惟朝祭之服。推裳用正幅者不殺之。非惟裳而如深衣者必殺之。殺謂要殺公齊者一半也。

羔裘玄冠不以弔

喪主素吉主玄弔必變服所以哀死。祭服用之於吉故不以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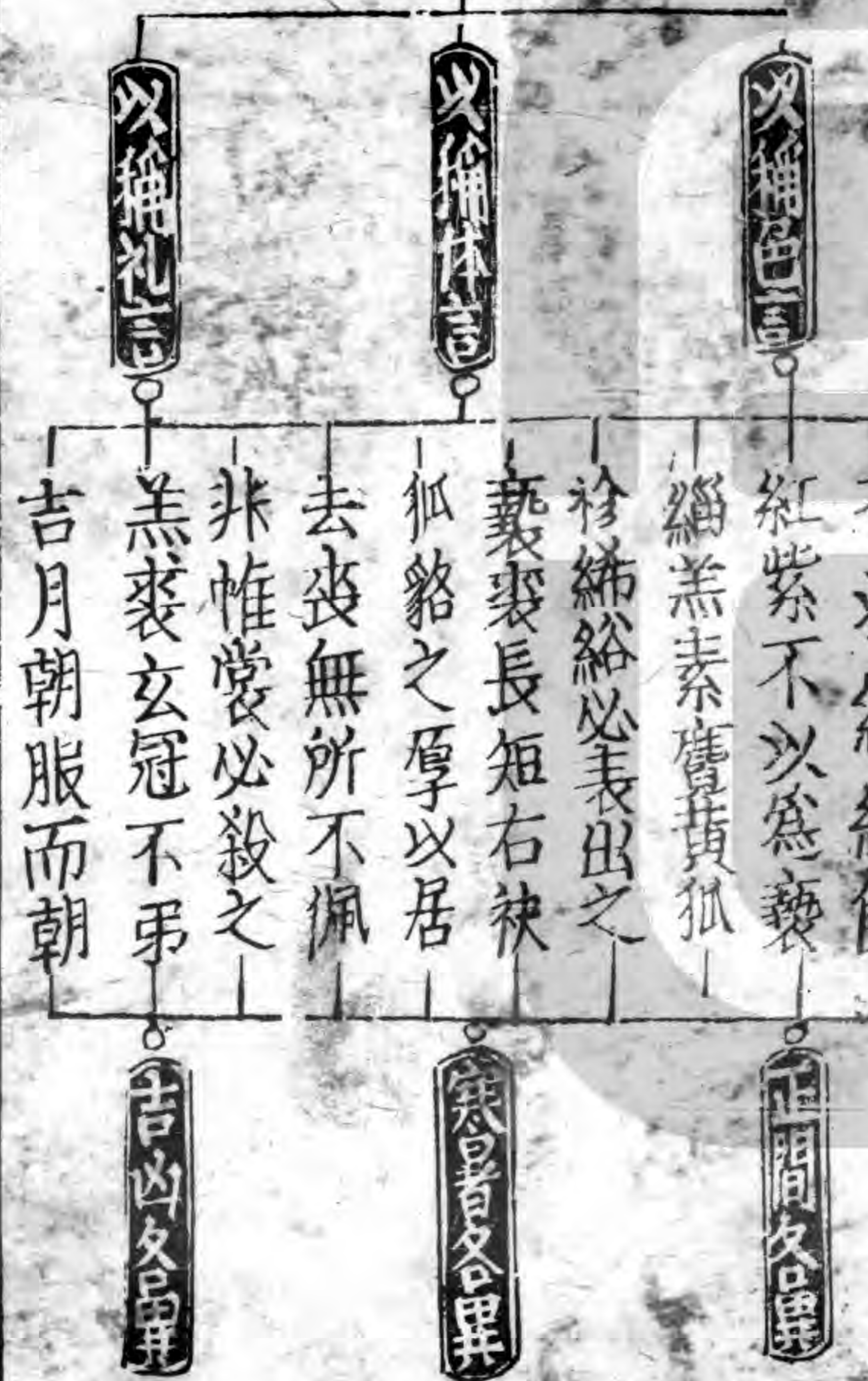
吉月必朝服而朝

吉月月朔也。孔子在魯致仕時如此。李氏曰周禮云正月之吉又云月吉讀邦法皆因吉。禮以別凶。賈軍嘉尔所謂月吉也。○吳氏曰吉月正月也。凡事先吉後凶。是非善惡皆然。故謂正月為吉月。猶言朔日為吉日也。此自備反魯以後事。○此一節記孔子衣服之為司寇。則有常朝而不必言矣。

制其身也。後世朝祭之服皆不如古。而士君子之服其色其制無一合。蘇氏曰此孔氏遺書雜記。曲禮非特孔子事也。前註君子謂孔子。此謂非持孔子事。二義兼存。以持事者之自擇。○通曰此以前紀夫子之容貌。此後紀夫子之衣服。飲食容兒無一定之象。故以如字似字形容之。而不字僅二見焉。衣服飲食有一定之象。故以如字似字形容之。而不字僅二見焉。

僅一見焉。先師曰吉月之朝。豈亦雜記。曲禮乎。孟子曰君子之虎於陳蔡之間。君子亦正謂孔子也。蘇氏曰何。

衣服之制



齊必有明衣布

齊必沐浴浴竟即著。略明衣所以明潔其體也。以布為之。語錄布浴衣見玉藻註。陳用之曰明衣以其有齊素之心。此下脫前章寢衣以其致精明之德。用布以其有齊素之心。



一簡通攷有明衣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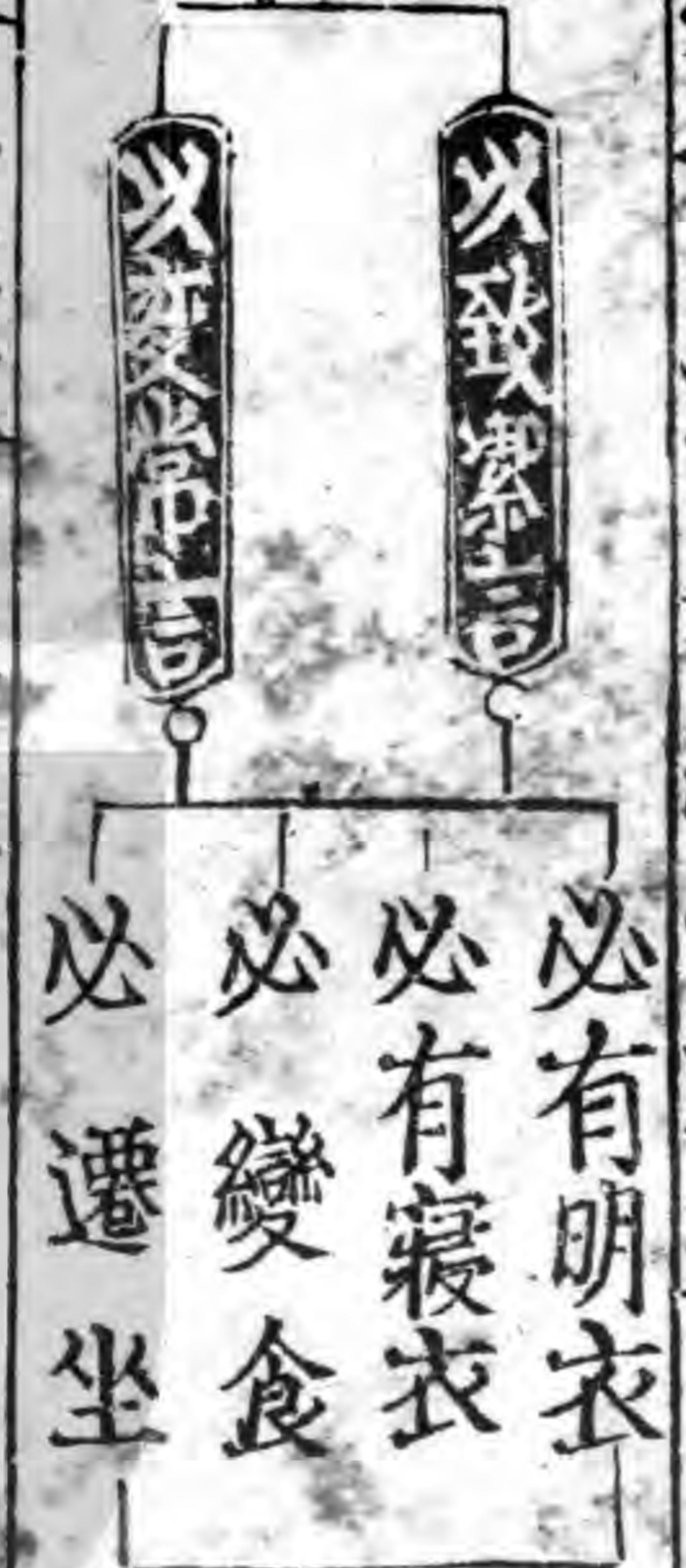
齊必變食居必遷坐

變食謂不飲酒不茹葷六字見莊子。今致齊有酒非也。但孔中亦

有飲不至遷坐易常處也。○此一節記孔子謹齊之事揚氏

曰齊所以交神故致潔明變常遷坐以盡敬

謹齊之事。



所以盡敬

第七節

○食不厭精膾不厭細食音

食飯也精鑿也通曰鑿通作鑿即各反牛羊與魚之腥羶而

切之為膾復出孔記少儀篇注云羶之為言腥也先聖葉切之

而後報切之羶少儀音之反音尼涉反腥少儀食精則

能養人膾麤則能害人。不厭言以是為善非謂必欲如是也

輔氏曰以是為善理亦必欲如是

食饘而餲魚餒而肉敗不食。色惡不食臭惡不食失飪

不食不時不食食饘之合音嗣饘於糞

饘飯傷熱濕也餲味變也魚爛曰餲肉腐曰敗色惡臭惡未

敗而色臭變也吳氏曰餲自內出敗自外入臭氣也色惡臭

聖人乎或問聖人饘取惡食者何也曰惡食謂蔬食菜羹之

類以其粗菲故曰惡非謂腐壞之物不可食而食之也

飪烹調生熟之節也不時五穀不成果實未熟之類此數者

皆足以傷人故不食語錄不時不食法謂所謂

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

割肉不方正者不食造七到次不離去於正也漢陸續之母

切肉未嘗不方斷短音葱以寸為度蓋其質美與此暗合也通



證後漢陸績傳績詣各陽詔獄明帝時楚王英謀反連及大  
無異辭母遠至京師規候消息獄事持急無緣與肉消爛終  
但作醜食付門卒進之續雖見考毒而辭色慄慄未嘗容  
易唯對使者大怒不能自勝使考問何氣續曰因食餉羹  
故母自調和故不知方來耳非人告也使者問何以知母  
曰母自調和未嘗不知方來耳非人告也使者問何以知母  
舍傳主人之舍也續母果來於身陰嘉之使書說續食肉用  
行狀帝即赦其等事還里禁錮終身續以老病卒  
醬各有其宜不得則不食惡其不備也語錄醬非今所謂  
將醬其用而不同饒氏曰當看其字其是醬者則中數般  
而言醬之為品非一飲食各有其宜如魚則宜用芥醬食  
之制飲食者使人食其物則用其醬必有其義不云是也古  
宜食之亦必有其害不食則非特不備也禮記內則需膠以  
備也苦茶包豚殺其惡氣破開腹實麥其中更縫之汁調和  
醃醬實麥濡魚卵醬實麥如鄭氏讀為鯉魚子也魚子  
魚醃芥醬麩醒醃醬此二者無害於人但不以嗜味而苟食  
耳語錄三言語一動作一飲食都有是時不食則便是不食  
無非天理便如口腹之欲都是人欲都是逆天理也

肉雖多不使勝食氣唯酒無量不及亂食音論量去聲

食孰以穀為主故不使肉勝食氣北山陳氏曰潤之老壽者

養肉氣以輔肉氣勝則帶穀氣穀氣勝則帶元氣元氣流

行者壽夫不使多肉勝穀氣氣者養生之理當然也酒

以為夫入合權所以權合也故不為量但以醉為節而不

及亂耳程子曰不亂者非唯不使亂志雖血氣亦不可使

亂但決洽而已可也無量不及亂以夫子則可推法孝者當

沽酒市脯不食

其心志外夾其威儀其則則伯所謂濫亂之原皆在於酒是

不撤薑食

薑通神明去聾穢惡故不撤本草云薑味辛微溫去臭氣通神明

不多食



適可而止無心也

祭於公不宿肉示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

助祭於公所得胙肉歸即頒賜不俟經宿者不留神惠也家  
之祭肉則不過三日皆以分賜蓋過三日則肉必敗而人不  
食之是養鬼神之餘也但比君所賜胙可少緩耳輔氏曰此  
自而有品節

食不語寢不言

答述曰語自言曰言食二字他處通用此則有辨。或問范氏

曰聖人存心不他當食而食當寢而寢言語非其時也楊氏

曰肺為氣主而聲出焉寢食則氣窒而不通語言恐傷之

亦通范說主理楊說主氣問五菽生或篇謂諸

諸筋者皆屬於肺諸血者皆屬於心諸氣者皆屬於肺諸神者皆屬於心

雖說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

陸氏曰魯論瓜作必瓜字本齊論然瓜

卦各出少許置之豆間之地故置祭物於豆間之地以祭先

代始為飲食之人不忘本也齊嚴敬貌孔子雖薄物必祭其

祭必敬聖人之誠也或問曰必祭則明無不敬之祭也○此

一節記孔子飲食之節黃氏曰飲食以養生故惡其敗真謝氏曰

聖人飲食如此非極口腹之欲蓋養氣體不以傷生當如此

然聖人之所不食窮口腹者或反食之欲心勝而不暇擇也

席不正不坐

謝氏曰聖人心安於正故於位之不正者雖小不處上声。齊

氏曰此与割不正不食同意。葉少蘊曰席南鄉北以

方為上此与割不正不食同意。葉少蘊曰席南鄉北以

小生此以事為正者也。吳氏曰危坐為跪安坐為居凡禮坐

致嚴於不與必之二字

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



杖者老人也六十杖於鄉未出不敢先既出不敢後輔氏曰  
南故其出節  
老者以爲節  
則就其室  
以珍從  
於國八十杖於朝九十者天子欲有問焉

鄉人儻朝服而立於阼階儻乃

儻所以逐疫周禮方相氏掌之通證夏官方相氏方相猶言

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可畏怖兇蒙熊皮

同而時儻儻同以索室殿疫以索室中疫鬼而驅逐之

阼階東階也儻雖古禮而近於戲亦必朝服而臨之者無所

不用其誠敬也或曰恐其驚先祖五祀之神欲其依已而安

也語錄問子孫之精神與吾身朝之精神與祖考之神與

已而存若門庭戶竈之主則一家之鬼神焉諸侯守一國則依

國之鬼神焉天子有天下則天下鬼神焉諸侯守一國則依

者上許多星辰地多山川何有子孫成得若縱欲無度

特牲云鄉人禘音賜去子朝服立於阼階也馮氏曰禮郊

氣故禘於文從示從身以承禘去儻故難於文從人從其達

通稱也離出於鄉俗其事我於戲矣而嚴然朝服以氣也

鄉之事

皆外示其敬而鄉人亦知所上不敢升  
階以驚室神神亦得以依已而安也  
○此一節記孔子居

居鄉之事

杖出斯出——所以敬老  
朝服立階——所以敬先

第十節

○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

拜送使去聲者如親見之敬也語錄古人有此禮遣使問人於

輔氏曰不以遠廢敬也

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嘗

范氏曰凡賜食必嘗以拜藥未達則不敢嘗受而不飲則虛

人之賜故告之如此然則可飲而飲不可飲而不飲皆在其

中矣或問范氏之說曰古者賜之車則乘以拜賜之衣服則

嘗耳已而達焉則可飲而飲矣楊氏曰大夫有賜拜而受之禮



也未達不敢嘗謹疾也必告之直也張氏曰一事而三善得焉○此一節記孔子與人交之誠意

與人交之誠  
拜送他拜——所以敬所問  
饋藥拜受——所以敬所賜  
未達不嘗——所以敬所患

第十一節

○廐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朝平

非不愛馬然恐傷人之意多故未暇問蓋貴人賤畜許又理

當如此邪氏曰孔子家廐也以退朝知之○吳氏曰廐焚問

更不問馬記之常情聖人恐人殺馬而傷故問人傷否而已

○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君賜腥必熟而薦之君賜生

必畜之

食恐或餒餘故不以薦曲禮曰餒不祭正席先嘗如對君也言

先嘗則餘當以頒賜矣或問帝不正不坐豈必賜食而後正

曲禮主人請入為帝矣實既升又跪正席豈先為不正之席

至此然後正之哉蓋敬慎之至耳饒氏曰賜食有親當先

嘗時已孤故也腥生肉熟而薦之祖考祭君賜也畜許六

侍食於君君祭先飯饒氏曰

周禮王日一舉古註云殺牲盛饌曰膳夫授祭飲食必

祭而先飯若為君嘗食然不敢當客禮也張氏曰禮賜之

命之祭然後祭今於君之祭已則先飯恐君之客已也必先飯者以食為先也

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徒我反紳去声拖

東首以受生氣也天地生氣始於東方病卧不能著陟略衣束帶又不

可以褻服見君故加朝服於身又引大帶於上也語錄玉藻

戶寢常東首也饒氏曰君未視疾容有隨意所適者但君

視則必正東首之禮輔氏曰一息尚存不敢廢禮况有疾



而君視之乎如朝服拖紳蓋禮之變也亦  
禮之宜也然亦必病不能支方可如此

君命乃不俟駕行矣

急趨君命行出而駕車隨之○此一節記孔子事君之禮

事君之禮

- 以賜食言 正席先嘗 所以重君賜
- 以賜腥言 孰而薦之 所以榮君賜
- 以賜生言 必畜之 不敢斃君賜
- 以侍食言 君祭先飯 不敢當客禮
- 以視疾言 朝服拖紳 不敢失臣禮
- 以召命言 不俟駕行 不敢稽君命

第三十節

入太廟每事問

重評出

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

朋友以義合死無所歸不得殯死也無父族母族妻族無

旁觀主之是無所歸也為朋友者不任其責則轉於諸友而  
已故曰於我殯此節獨記一日字必其有是事人莫知所處  
而夫子有是言也古者三日而殯三月而葬但曰殯而不曰  
葬則其親者在遠必計告之未及故也○吳氏曰殯於堂曰  
殯蓋於野曰葬於人殯於兩楹之間周人殯於西階之上此  
殯蓋有館於夫子者故死而就使殯於其館耳檀弓曰賓客  
至無所館死於我乎殯我乎館死於我乎殯

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

朋友有通財之義故雖車馬之重不拜祭肉則拜者敬其祖

考同於已親也祭肉必拜禮也○此一節記孔子交朋友之

義通曰此節集註於義之一字凡三見之朋友既以義合當

受不  
必拜

以死言

無所歸於我殯

所以盡義

第四十節

朋友以義合

以饋言

非祭肉不拜

所以度義

第四十節

寢不尸居不容



尸謂偃卧似死人也居居家容儀范氏曰寢不尸非惡其類於死也惰慢之氣不設於身體雖舒布其四體而亦未嘗肆其居不容非惰也但不若奉祭祀見賓客而已申申天

見齊衰者雖狎必變見冕者與尊者雖褻必以貌

狎謂素親狎褻謂燕見貌謂禮貌餘見形句前篇張氏曰狎者謂見之類數者。洪氏曰雖少必作過之必趨謂不相識者也雖狎必交雖褻必以兒謂素所親比者也

凶服者式之式負版者

式車前橫木有所敬則俯而憑之負版持邦國圖籍者式此二者哀有喪重民數也人惟萬物之靈出尚而王者之所天

也前漢書鄧食其音異其曰王者以民為故周禮獻民

數於三王拜受之況其下者敢不敬乎周禮秋官司民

自生齒以上皆書於版男八月女十月而生齒版今戶籍也歲登下其死生及三年大比以萬民之數詔司寇司寇獻其數于王王拜受之登于天府

有盛饌必變色而作

敬主人之禮非以其饌也主敬客故為設盛饌客敬主故變為不敬不知禮矣。胡氏曰因禮所以行吾敬因饌則動於欲矣

迅雷風烈必變

迅疾也烈猛也必變者所以敬天之怒詩變大雅板篇若有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見玉藻

氏曰迅雷風烈天之威也天子當自察於天下諸侯卿大夫當自察於國士庶人當自察於身身自察於天下諸侯卿大夫此一節記孔子容貌之變通疏語類黃義剛因說雷先生曰

風只如天相似不住旋轉今此處無風蓋或旋在那邊或旋在上面都不可知如夏多南風冬多北風亦可見

以寢不尸言 不敢惰  
以居不容言 亦非惰  
以必變必式言 哀有喪



容貌之變

以冕者以貌言  
以黻者以貌言  
以負版者必式言  
以盛饌必亦變言  
以番風必亦變言

尊有爵  
矜不成人  
重民數  
敬主礼  
敬天怒

第五節

論語卷十七

○升車必正立執綏

綏挽以上註車之索也范氏曰正立執綏則心體無不正而

誠意肅恭矣蓋君子莊敬無所不在升車則見反於此也

古人乘車必立惟老人安車則坐婦人亦坐

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

內顧回視也禮曰顧不過轂車轂也三者皆失容且惑人○

此一節記孔子升車之容非勉而罷能蓋動容周旋自中乎禮

其見於乘車者如此

○色斯舉矣翔而後集

言鳥見人之顏色不善則飛去回翔審視而後下止人之見

幾平而作審擇所處上亦當如此張氏曰色斯舉矣炳先見

審度而後處之也如是則悔吝何從生乎然此上下必有闕文矣

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子路共之二嗅而作共九用反

邢氏曰邢氏名勇梁橋也時哉言雉之飲啄得其時子路不

達以為時物而其具之共九用反孔子不食三嗅其氣而起晁氏

曰石經嗅作憂謂雉鳴也劉聘君曰嗅當作臭古聞反壁反

張兩翅也見反爾雅愚按如後兩說則共居勇字當為拱

執之義然此必有闕文不可強上為之說姑記所聞以俟知

者真氏曰色斯舉矣去之速也衛靈公問陳而孔子行魯

三聘而後幡然而起太公伯夷聞文王善養老而後出即此

義也古人所謂二揖而進一辭而退雖相見會聚之間猶謹

固自引而遠去此即色斯舉矣之意又曰鳳凰翔而高逝方夫

覽德輝而下之此即翔而後集之意後出如從穆生以楚王



乎此者。輔氏曰：退當見我，進當審義。先師曰：此章文義略不順而意亦可通。色幸翔集，即謂進也。夫子見雉，如此曰：此山橋而意亦通。色幸翔集，即謂進也。夫子見雉，如此曰：此飛而飛時，當下而下。比皆得其時也。子路不悟，以為時物取統。去就猶得其時，如此君子之去就，何可不直拒人也。雉一禽耳，梁雌雉，一句冠於此章之首，則辭意以尤明。云：蔡氏曰：士鄉黨而出，此篇所係不亦重乎。夫子萬出之，標準乎天下者，自族之間，君臣朋友之際，莫不曲盡其道，非胥胥於禮是也。蓋其理渾然而泛，應無不盡。其人見其動容，周旋無不中禮。一言語合也。告曾子一貫之說，與此篇相發明。通證：爾雅釋獸，折須反。李者可，不惡。李，孔子以自立於鄉黨。明通證：爾雅釋獸，折須反。獸之自奮，迅動，作各。鳥，曰：須。魚，曰：鼓。動，兩須。若人之罷倦，須須。舒長，屈折，各橋。魚，曰：須。魚，曰：鼓。動，兩須。若人之罷倦，須須。息者，名須。鳥，曰：臭。鳥，曰：須。若兩翅，臭臭然，搖動者。通證：董師，廉名臭。此皆氣倦，休罷所須。若此，故題云：須。臭也。通證：董師，廉向也。眾星，其之子，路共而。立皆向之義。嗅，依晁劉註，蓋古字。如此，若以嗅為嗅，食之，嗅則夫子之不食，何待於嗅。此以常情料聖人也。夫子平生政，在不能自隱。道大而不可見，容足於陳蔡宋衛，委矣。春秋之時，非夫子之時也。文章可聞，商足以立天下之的。故於雌雉，有感恩焉。春秋終於獲麟，麟出非其特春秋以作，使麟隱其德，匿其形，又安得而獲之。夫子感麟，與嘆所同音。李者，當參看。○吳徵曰：山梁雌雉，當在色。十卷終。

集註

後學新安倪士毅輯釋

新安林隱程復心章圖

後學莆田王元善通攷

先進第十一

此篇多評弟子賢否，凡二十五章。

馮氏曰：此篇多評弟子賢否，故以次於夫。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先達進猶言前輩，後輩言後輩。論其文，矯其編，勝而言野。子白：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先達進猶言前輩，後輩言後輩。論其文，矯其編，勝而言野。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先達進猶言前輩，後輩言後輩。論其文，矯其編，勝而言野。



人謂郊人之君子謂賢士大夫也。程子曰：先進於禮樂，文質得宜。今反謂之質朴，而以為野人。後進之於禮樂，文過其質，今反謂之彬彬，而以為君子。蓋周末文勝，故時人之言如此。不自知其過於文也。語錄：禮樂只是箇禮樂，用得自不令色。如古樂雖不可得，而見其如誠實底人。彈琴便雍容平，無自是存，若弄手弄，無自是存，若弄手弄，無自是存，若弄手弄。

如用之，則吾從先進。用之謂用禮樂。孔子既述時人之言，又自言其如此，蓋欲損過以就中也。損文之過質，以就文質之得中。○張氏曰：或謂而其未流文勝之弊，則不可不從先進與從周固各有所義耳。○陳氏曰：從周從文，則不可不從先進與從周固各有所義耳。○先師曰：武王周公，蓋自周而後，其文而損益之。夫子稱曰：每章從先進，從事者何嘗不以未周之文而損益之。夫子稱曰：每章從先進，從事者何嘗不以未周之文而損益之。

禮樂



先進——文質得宜——反謂野人  
後進——文過其質——反謂君子  
從先進——損過就中——寧為野人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從去

孔子嘗危於陳蔡之間，弟子多從之者。此時皆不在門。故孔子思之，蓋不忘其相從於患難之中也。去

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

弟子因孔子之言，記此十人。

或問何以知其為弟子所記。曰：氏曰：凡稱名者，夫子之辭，或弟

子師前相謂之辭，稱字者，弟子自相謂之辭，或弟子門人之辭，或以此章盡為夫子之言者，考之不審也。而弁目其所長，分為四科。孔子教人，各因其材於此，可見其材也。○語本。君子以成德為行，言德則行在其中。德行是兼內外貫本末全躰底物事。那三件各是一物，見於用者也。○問德行不



每可兼言語政事文孝否曰當就逐項上看如顏子之德行固可以備若他人固有德行而短於才者○或問四科之言語者善為辭令者也政事者達於為國治民之事實也文孝者孝於詩書禮樂之文而能言其意者也夫子教人使各因其所長以入於道然其序則必以德行爲先誠以躬行實造其體聖人孝之四科之目因其此非若三者各爲一事之長而已也○黃氏曰四科之目因其此非若三者各爲一事之長爲言也○鏡氏曰聖門之教有大綱領有小條目小條目如長於政事者與言政事長於文者與言文是也如今人能文者告之以作文之法曉事者告之以處事之法此是各因其材然本領不正能文者無緣做得好文章曉事者無緣做得好政事又須示之以大綱領○程子曰四科乃從夫子使之治心脩身從本領上做將來○

**於陳蔡者爾門人之賢者固不止此**  
通致  
 西赤之才勝宰我澹臺黑明之勇正於子路子羔之孝次於閔子樊遲之才亞於冉有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子賤之政原思之守其也諸賢未易枚舉開元禮既向十哲之數其後顏子外有而景定之禮以顏魯思孟爲四哲前次議者猶以顏十哲可乎景定之禮以顏魯思孟爲四哲前次議者猶以顏路魯皆伯魚並在下列爲未安則亦復古之制而已古者廟寢之制前爲堂而後爲室宗廟之祭先室事而後堂事而庠序之制先獻酬而後燕禮今二丁之祭先用饗禮牲幣旅陳享先聖而南面於堂以頌魯曾思孟有繼用燕禮豆簋簠陳先聖而東面於堂以頌魯曾思孟有繼用燕禮豆簋簠陳

穆之例焉斯爲得之其餘從禮雖東西夾室可也

**曾子傳道而不與**  
 世俗論也魯子哲之子是時尚少不得與陳蔡之從故不在  
 謂曰德行即孟子所謂有成德者言語政事文孝即孟子所謂有達才者然孟子於成德之上有如時兩化之者集註所謂顏魯是也於此見論語四科不過門人之所記而孟子五教又能發門人之所未發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說音悅



助我若子夏之起予。因疑問而有以相長也。顏子於聖人之言，默識心通，無所疑問。故夫子云：然其辭若有所憾焉。其實乃深喜之。○胡氏曰：夫子之於回，豈真以助我望之。蓋聖人之謙德，又以深贊顏氏云爾。馮氏曰：夫子固無待於人，人之疑問而遂得以發明之，是亦助也。○先師曰：如終日不違語之，不惰皆無所不說之驗。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問於其父母昆弟之言。問去胡氏曰：父母兄弟稱其孝，友人皆信之，無異辭者，蓋其孝友之實，有以積於中，而著於外。故夫子嘆而美之。或問：韓詩外傳：子騫娶後，妻生二子，惡子騫，衣以蓋花，父察知之，欲逐後妻。子騫改曰：母在一子寒，母去二子單。父善之，而止。母改悔，遂成慈母。此其實也。夫子於弟子，未嘗稱字，或集語者之誤。○黃氏曰：父母昆弟之言，或出於私情，人無所非。問於其言，是為公論。夫子所以稱之。○先師曰：夫子惟稱其孝，集註兼及於友者，蓋友于兄弟，就昆弟之言，見其友也。詩曰：兄弟既翕，和樂且湛。子曰：父母其順矣乎。蓋孝友一理，孝者必友，友則非孝矣。只觀三子單，語友之實，可見問字不必訓非。只訓別異，自明白。外人稱之，不異於父母兄弟之言，非孝友之實，積中著外，能如是乎。夫孝，德之本也。人之行，莫大於孝。

閔子以德行稱，亞於顏子。且哉。○通曰：孔門豈獨閔子為孝，而夫子獨稱之。他人之孝，處人倫之，閔子之孝，處人倫之，變處變而不失其常。此夫子所以稱之。故

閔子騫  
以父母兄弟觀——孝友稱於家  
以人不問其言觀——孝友信於人  
可見其實

○南宮容二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三妻並去聲詩大雅抑之篇曰：白圭之玷，念二反。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南宮一日三復此言，事見反。家語蓋深有意於謹言也。家語弟子行篇云：獨居思仁，公言仁義，其於詩也。則一異此邦有道，所以不廢邦無道，所以免禍。故孔子以兄子妻之。此是合公治長篇。○范氏曰：言者行去，去聲。之表行者言之實，未有易去聲。其言而能謹於行者，南宮欲謹其言如此，則必能謹其行矣。行為實而為華，各降其一。以互見免於刑戮。

○南宮容二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三妻並去聲詩大雅抑之篇曰：白圭之玷，念二反。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南宮一日三復此言，事見反。家語蓋深有意於謹言也。家語弟子行篇云：獨居思仁，公言仁義，其於詩也。則一異此邦有道，所以不廢邦無道，所以免禍。故孔子以兄子妻之。此是合公治長篇。○范氏曰：言者行去，去聲。之表行者言之實，未有易去聲。其言而能謹於行者，南宮欲謹其言如此，則必能謹其行矣。行為實而為華，各降其一。以互見免於刑戮。

○南宮容二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三妻並去聲詩大雅抑之篇曰：白圭之玷，念二反。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南宮一日三復此言，事見反。家語蓋深有意於謹言也。家語弟子行篇云：獨居思仁，公言仁義，其於詩也。則一異此邦有道，所以不廢邦無道，所以免禍。故孔子以兄子妻之。此是合公治長篇。○范氏曰：言者行去，去聲。之表行者言之實，未有易去聲。其言而能謹於行者，南宮欲謹其言如此，則必能謹其行矣。行為實而為華，各降其一。以互見免於刑戮。

○南宮容二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三妻並去聲詩大雅抑之篇曰：白圭之玷，念二反。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南宮一日三復此言，事見反。家語蓋深有意於謹言也。家語弟子行篇云：獨居思仁，公言仁義，其於詩也。則一異此邦有道，所以不廢邦無道，所以免禍。故孔子以兄子妻之。此是合公治長篇。○范氏曰：言者行去，去聲。之表行者言之實，未有易去聲。其言而能謹於行者，南宮欲謹其言如此，則必能謹其行矣。行為實而為華，各降其一。以互見免於刑戮。

○南宮容二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三妻並去聲詩大雅抑之篇曰：白圭之玷，念二反。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南宮一日三復此言，事見反。家語蓋深有意於謹言也。家語弟子行篇云：獨居思仁，公言仁義，其於詩也。則一異此邦有道，所以不廢邦無道，所以免禍。故孔子以兄子妻之。此是合公治長篇。○范氏曰：言者行去，去聲。之表行者言之實，未有易去聲。其言而能謹於行者，南宮欲謹其言如此，則必能謹其行矣。行為實而為華，各降其一。以互見免於刑戮。

○南宮容二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三妻並去聲詩大雅抑之篇曰：白圭之玷，念二反。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南宮一日三復此言，事見反。家語蓋深有意於謹言也。家語弟子行篇云：獨居思仁，公言仁義，其於詩也。則一異此邦有道，所以不廢邦無道，所以免禍。故孔子以兄子妻之。此是合公治長篇。○范氏曰：言者行去，去聲。之表行者言之實，未有易去聲。其言而能謹於行者，南宮欲謹其言如此，則必能謹其行矣。行為實而為華，各降其一。以互見免於刑戮。

○南宮容二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三妻並去聲詩大雅抑之篇曰：白圭之玷，念二反。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南宮一日三復此言，事見反。家語蓋深有意於謹言也。家語弟子行篇云：獨居思仁，公言仁義，其於詩也。則一異此邦有道，所以不廢邦無道，所以免禍。故孔子以兄子妻之。此是合公治長篇。○范氏曰：言者行去，去聲。之表行者言之實，未有易去聲。其言而能謹於行者，南宮欲謹其言如此，則必能謹其行矣。行為實而為華，各降其一。以互見免於刑戮。

○南宮容二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三妻並去聲詩大雅抑之篇曰：白圭之玷，念二反。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南宮一日三復此言，事見反。家語蓋深有意於謹言也。家語弟子行篇云：獨居思仁，公言仁義，其於詩也。則一異此邦有道，所以不廢邦無道，所以免禍。故孔子以兄子妻之。此是合公治長篇。○范氏曰：言者行去，去聲。之表行者言之實，未有易去聲。其言而能謹於行者，南宮欲謹其言如此，則必能謹其行矣。行為實而為華，各降其一。以互見免於刑戮。

○南宮容二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三妻並去聲詩大雅抑之篇曰：白圭之玷，念二反。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南宮一日三復此言，事見反。家語蓋深有意於謹言也。家語弟子行篇云：獨居思仁，公言仁義，其於詩也。則一異此邦有道，所以不廢邦無道，所以免禍。故孔子以兄子妻之。此是合公治長篇。○范氏曰：言者行去，去聲。之表行者言之實，未有易去聲。其言而能謹於行者，南宮欲謹其言如此，則必能謹其行矣。行為實而為華，各降其一。以互見免於刑戮。



只是不以輕言妄動取禍若當由言而死豈容苟免

三復白圭

南容

有道不廢

無道免刑戮

深有意於謹言

因事見其謹行

宜其可妻

○季康子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

范氏曰哀公康子問同而對有詳略者臣之告君不可不盡若康子者必待其能問乃告之此教誨之道也詳見雍也篇不遷怒章

○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為之椁

顏路淵之父名無繇音少孔子六歲孔子始教而受學焉椁外棺也請為椁欲賣車以買椁也

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吾不徒行以為之椁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

鯉孔子之子伯魚也先去孔子卒言鯉之才雖不及顏淵然

已與顏路以父視之則皆子也孔子時已致仕尚從大夫之

列言後謙辭馮氏曰伯魚聞詩聞禮未為不才視子○胡氏

曰孔子遇舊館人之喪嘗脫駟以賻音附之矣禮檀弓篇

馮氏曰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哀使子貢說駟音今乃不許顏路

之請何邪俗作耶葬可以無椁駟可以脫而復扶求大夫不

可以徒行命車不可以與人而鬻余六諸市也孟錄問命車

夫賜命車○王制曰命服且為去所識窮乏者得我而勉強

上以副其意豈誠心與直道哉或者以為君子行禮視吾之

有無而已此蘇氏夫君子之用財視義之可否豈獨視有無

而已哉輔氏曰義之所可則脫駟以賻舊館人而不吝義不

滿子不得舍車於野則亦不得舍車於回○或問以弟子之

年考之則回之死先於野故有以鯉也為夫子之設言者信

亦以此為年數之錯設今安得固守而必信之乎



○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喪去

噫，傷痛聲。悼，道無傳。若天喪已也。夫子之道，顏淵子以傳者。他日雖死而不死，顏淵子死，則道無傳。孔子今日雖未亡而已。亡故不謂天喪，回而曰天喪，予良可悲矣。○洪氏曰：孔子一

體也。回何敢死？子在故也。天喪予，回死也。○通曰：夫子上接文王之傳，則曰天將喪斯文，下失顏淵之傳，則曰天喪予。然則道統之絕，續皆天也。

○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從去

慟，哀過也。

曰：「有慟乎？」

哀傷之至，不自知也。

非夫人之為慟，而誰為？夫音扶，為去聲。

夫人謂顏淵言其死可惜，哭之宜，慟非他人之比也。○胡氏

曰：「痛惜之至，施當其可，皆性情之正也。」觀不自知其慟若過，而中節者歟。

○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

喪具稱去聲。家之有無，禮檀弓篇子游問喪具。貧而厚葬，不循

理也。故夫子止之。回之語錄門人謂

門人厚葬之。

蓋顏路聽之，觀之疑顏路聽之也。

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

三子也。」

嘆不得如葬鯉之得宜，以責門人也。張子曰：顏淵子在聖門，門

人記夫子所以外之者甚詳，仁之至，義之盡也。○黃氏曰：門人欲厚葬，尊賢之情也。子曰：不可，安貧之義也。蓋不以情勝

義，所謂愛人以德，而不以姑息也。喪予之嘆，有慟之哀，非厚

於顏子也。為道也，請車却之，厚葬責之，非薄於顏子也。為道也，聖人之心，無適非道也。○通曰：無臣而為有臣，非理也。豈所以葬夫子家貧而厚葬，非理也。豈所以葬顏子

以厚道言

夫子於顏淵

不幸之傷。喪予之歎。此非厚於顏淵。論語十卷六。勉齋說。



請車則卻。此非薄於顏淵。厚葬則責。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

問事鬼神，蓋求所以奉祭祀之意而死者，人之所必有，不可

不知，皆切問也。通攷：南軒曰：合言之來而不測，則為神。往而

之可接者，皆曰神。祖考祠享於廟，皆曰鬼。就人物言，靈氣

誠敬足以事人，則必不能事神。非原始而知所以生，則必不

能反終而知所以死。深意在二，所以字易繫辭曰：原始反終，

謂推原於始，如折轉來看其終，原字反字，皆就人言。如人

頭之意。○饒氏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如人有箇父母，活

之聚散尚不會奉事，得死後如何會奉事。○輔氏曰：死生者，氣

散而和氣也。蓋幽明始終，初無二理。但學之有序，不可躐等。故

夫子告之如此。先欲事神，未知生，而先欲知死，則為躐等。○

蔡氏曰：夫子以未能對焉，能以未知對焉。知正欲子路循其序而不躐等也。○程子曰：晝夜者，死

生之道也。知生之道，則知死之道。易繫辭曰：通乎晝夜之道

也。晝夜則幽明，盡事人之道，則盡事鬼之道。死生人鬼，一而

二，二而一者也。○朱嘉陳氏曰：死生人鬼，雖幽明之事，子不

則死，伸為一人，在為鬼，有聚必有散，有散必有伸，理一也。或言夫

子不告子路，不知此乃所以深告之也。告之，以所當先能告

之。○語錄：人且從分明處，理會去。如事君親，是即所當先能告

此。○語錄：人且從分明處，理會去。如事君親，是即所當先能告

理。○語錄：人且從分明處，理會去。如事君親，是即所當先能告

盡。○語錄：人且從分明處，理會去。如事君親，是即所當先能告

生。○語錄：人且從分明處，理會去。如事君親，是即所當先能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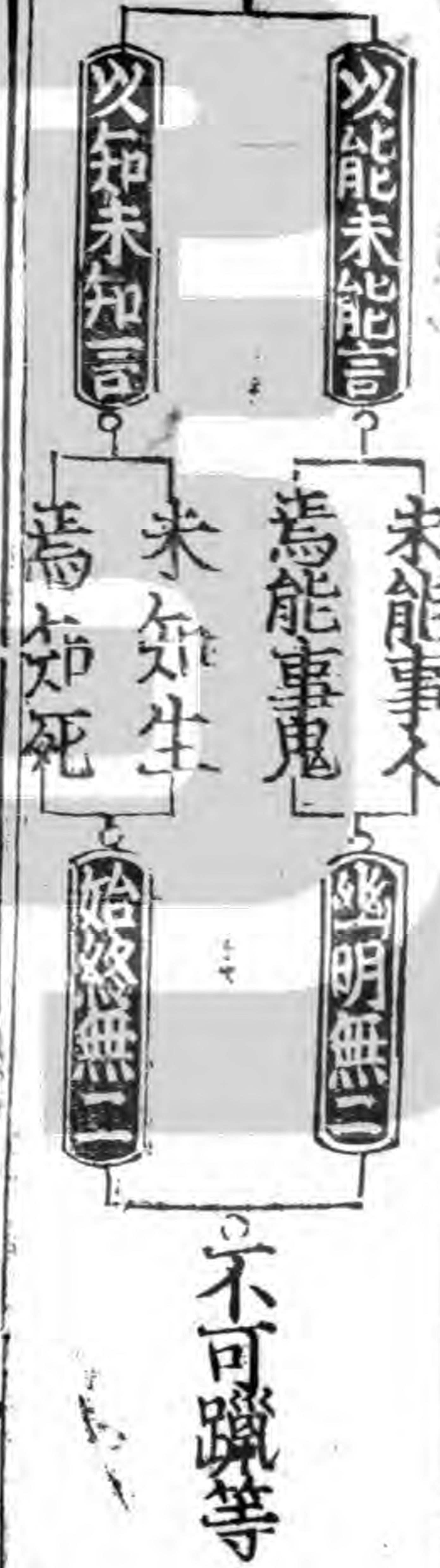
陰。○語錄：人且從分明處，理會去。如事君親，是即所當先能告

者。○語錄：人且從分明處，理會去。如事君親，是即所當先能告



聚釋氏去謂人死為鬼鬼復為人如比則天地間常只是  
 多來云別是一後使有所歸遂不為厲亦可謂知鬼神之情  
 如子產為之立後使有所歸遂不為厲亦可謂知鬼神之情  
 狀矣○問一而二二而一此是兼氣與理言○蔡氏曰有是理則  
 有是氣以所能之事言知生  
 鬼以死以所能之事言知生  
 知死以所能之事言知生  
 者是鬼神無非氣也○善按語錄鬼神之氣只是氣屈伸往來者  
 不見天地間無非氣也○善按語錄鬼神之氣只是氣屈伸往來者  
 鬼神不過陰陽消長而已毒化育風雨晦冥皆是人在人則  
 不伏是魄魄者鬼之盛也氣者不為妖為怪如人之死及  
 僧道既死多不散僧道務養精神所以疑靈怪不散若聖賢則  
 安於死如黃帝堯舜不聞其既死而為靈怪也又云死而氣  
 散混而無迹者是其常道理既死而為靈怪也又云死而氣  
 得氣不散又怎生去湊着那生氣便再生然非其常也

人鬼生死之理



○閔子侍側閔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

如也子樂行行如也子樂者樂得英才而教育之

行行剛強之貌子樂者樂得英才而教育之

厚所謂和悅而靜者也侃侃則和順不足而剛直精外見矣  
 前篇所謂和悅而靜者也侃侃則和順不足而剛直精外見矣  
 四子氣象四子皆無柔佞之失惟和悅而靜則得事上之自  
 剛直則施於敵已以下為宜剛強則施於上下皆不當矣動  
 容各適時中之謂禮觀四子侍師之禮可知其得失矣禮失  
 其官則凶悔吝之象可由此而見子路待夫子行失矣禮失  
 集註以為或問於字之誤朱子釋經之法到疑處且先就本  
 文解後而面却說破

若由也不得其死然

尹氏曰子路剛強有不得於死之理故因以戒之其後子路

卒死於衛孔悝之難

姬生埋太子自戚入適伯姬氏既食孔伯姬杖戈而先太子  
 強盟之孔氏專政故劫悝從之殺豚也欲用以盟迫孔悝於廁  
 使告季子子路也時為孔氏邑宰召獲奉衛侯軒來奔季子亂



將入遇子羔將出子羔衛大夫高柴孔子弟子將出奔曰門已閉矣季子曰吾姑至焉子羔曰弗及言政不及已不踐其難季子曰食焉不辟避同其難子羔遂出子路入及門有使者出乃入曰太子馬用孔埋雖殺之必或繼之且曰太子無勇若燔墓半必舍孔叔太子聞之懼下石乞孟釐敵子路二人太子之黨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懼下石乞孟釐敵子路而死

洪氏曰漢書引此句上有曰字或云上文樂字即曰字之

誤語錄然者未定之辭聖人雖謂其不得其死使子路能變

不可謂之若此不可謂其死然其死矣然則求生害仁者謂之不得

其生可也子路雖不得其死矣然則求生害仁者謂之不得

師曰夫子初謂由不得其死矣然則求生害仁者謂之不得

未說到不得死之所處先儒云感既殺身者易從容就義者難

此是後來處死之言不得死之所處先儒云感既殺身者易從容就義者難

死氣吾使夫子之言不中子之言而無負於夫子之教不可謂

路終不能也惜哉

○魯人為長府

長府藏名藏如貨財曰府為蓋改作之

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

仍因也貫事也王氏曰名安石字介改作勞民傷財在於得

已則不如仍舊貫之善

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夫音扶中音去

言不妄發必當去聲理惟有德者能之張氏曰有中二於理也○饒氏曰觀此章

可見閔子騫二之氣象始言仍舊貫如之何辭氣雍容似有

商量未決之意此和悅意也繼之曰何必改作則有確乎不

可易者此辭之意也長府之不必改作人必改作則有確乎不

以稱之者不待取其言之當理亦喜其言之發而中節所謂

有德之言也○先師曰左傳昭公二十五年公居於長府即

此長府也改作之事經傳不載使因閔子而止則仁人之言

其利溥矣閔子本不尚言語而言必有中惟有德者

能有言也專事言語者其言未必雍容簡當如此

長府

以仍舊貫

得已則已

何必改作

○此中理之言

以改作言

勞民傷財

不如仍舊

○子曰由之瑟多矣為於丘之門

程子曰言其聲之不和與已不同也家語云子路鼓瑟有北



鄙殺伐之聲蓋其氣質剛勇而不足於中和故其發於聲者如此齊新蔡氏曰按說苑子路鼓瑟有北鄙之聲孔子曰南

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

門人以夫子之言遂不敬子路故夫子釋之升堂入室喻入

道之次第言子路之學已造反七到乎正大高明之域特未深

入精微之奧耳未可以一事之失而遽忽之也輔氏曰子路

之氣未除觀其勇於行義欲車裘共蔽及程子謂其達却便

是堯舜氣象則其升堂可知至於以正名為迂而不知食輒

升堂為未至由宮墻之外望則升堂大有間矣聖人斯言非

待以言子路亦使門人知字之有也○通曰正大高明形

容堂字精微之奧形容室字精矣未入於室是子路已學而

子路

以氣質言

剛勇有餘中和不足是以有奚為之議

已造高大未入精微不可明不敬之心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

子張才高意廣而好去為苟難故常過中子夏篤信謹守而

規模狹隘故常不及前子曰君子行不貴苟難○饒氏曰觀

張才高意廣觀令尹子文陳文子之事可見其好為苟難觀

先傳後倦章可見子夏能篤信聖人之教而謹守之觀可者

曰然則師愈與與平

愈猶勝也

子曰過猶不及

道以中庸為至賢知法之過雖若勝於愚不肖之不及然其

失中則一也○尹氏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夫音過與

不及均也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故聖人之教抑其過引其不

及歸於中道而已輔氏曰過不及生乎氣稟之偏中則指義

及也初焉毫釐過乎中與不及乎中耳過而不知所以自抑

則過者愈過不及乎中而不知所以自勉則不及者愈不及



賢之至久則相去不啻千里矣。先師曰：集注不過引中庸，未肯也。正文之意，只言過不及，均失中耳。聖人之教，以下本文，未有此意。說聖人造就一子，而欲歸之中道，乃此章言外意也。

師商賢否。

以師言

才高意廣好為苟難，常過中。

以商言

篤信謹守規模狹隘，常不及。

失中一也。

○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之。為去

周公以王室至親，武王之弟成有大功，位冢宰，其富宜矣。季

氏以諸侯之卿而富過之，非讓奪其利，刻其民，何以得此。

冉求為季氏宰，又為去之急賦稅以益其富。

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非吾徒，絕之也。小子鳴鼓而攻之，使門人聲其罪，以責之也。

聖人之惡，去黨惡而害民也。如此，然師嚴而友親，故已絕之。

而猶使門人正之，又見其愛人之無已也。泛觀鳴鼓攻之，似

耳集註謂猶使門人正救之於嚴厲之義，氣中有。○范氏曰：

冉有以政事之才，施於季氏，故為不善。至於如此，由其心術

不明，不能反求諸身，而以仕為急，故也。吾身自反，身脩德則知

急於仕矣。○語錄：人最怕資質弱，若冉求之徒，却是自其不

起，如云：可使是民而反為季氏聚斂，故范氏謂其心術不明。

如此，又拔不出，一向從其惡。○或問：冉求之失，不待聚斂而

後見自其仕於季氏，則已失之矣。當是時，達官重任，皆為公

則未有不仕於大夫者也。使求仕於季氏，能勤之，則其強，

而忠於公室，則度乎小貞之吉矣。今乃反為之，聚斂是使權

臣愈強，而公室愈不振也。故孟子以無政於其德，而賦粟倍

他日言之，蓋不自知其季之未至，而以無政於其德，而賦粟倍

聖人，以不仕無義，而猶望之，以自富其心，所謂富於周公者，此也。

法則有周公之籍矣。若欲犯法，則苟而賦，又何必於周公者，此也。

夫季氏欲變周公之法，以自富其心，所謂富於周公者，此也。

論語



有阿附之罪明矣或問以冉求之失不從見於聚斂而已見於任季氏之初然則閔子之得豈不在於辭費宰之初欤

以周公言 尊主庇民 宜其富

富 以季氏言 侵君剥民 過於富 美惡不同

以冉求言 黨惡害民 益其富

○柴也愚

柴孔子弟子。姓高字子羔。衛人。愚者知去不足而厚有餘家語

記其足不履影。啟蟄不殺。方長。不折執親之喪。泣血三年

未嘗見。齒。避難。而行。不徑。不竇。可以見其為人

矣。語錄。不徑。不竇。只安。平無事。時可也。若當有盜。患。難。如

守。不。徑。不。竇。此。以。殘。其。軀。此。柴。所。以。為。愚。觀。聖。人。微。服。過。宋。只

若。更。季。到。通。變。處。不。得。然。子。羔。也。是。守。得。定。通。盜。家。語。弟。子

自。見。季。子。出。入。於。戶。未。嘗。越。履。往。來。過。之。足。不。履。影。啟。蟄。不

殺。方。長。不。折。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是。高。柴。之。行。也

羔。曰。致。思。篇。前。饋。之。私。季。羔。逃。之。走。郭。門。守。門。者。曰。彼。有。缺。季

曰。君。子。不。踰。又。曰。彼。有。竇。季。羔。曰。君。子。不。隊。隊。從。竇。出。又

曰。於。此。有。室。季。羔。乃。入。焉

參也魯 魯鈍也。程子曰。參也竟以魯得之。又曰。曾子之學誠篤而已

聖門學者聰明才辨不為不多。而卒傳其道乃質魯之人爾

故學以誠實為貴也。尹氏曰。曾子之才魯。故其學也確。克角

所以能深造。反。七。到。乎。道。也。語錄。緣他質魯。鈍。不。便。理。會。得。故

便。放。下。了。如。何。得。通。透。然。於。魯。而。已。○。若。是。魯。鈍。者。却。能。守

其。心。專。一。明。達。者。每。事。要。入。一。分。半。上。落。下。多。不。專。一。○。曾

子。淫。鈍。直。辛。苦。而。後。得。之。○。輔。氏。曰。淫。鈍。者。不。能。便。明。了。須

入。其。奧。者。多。矣。魯。子。之。資。魯。鈍。初。若。難。入。而。求。之。不。敢。有

易。心。故。其。誠。篤。而。無。始。終。作。輟。之。殊。所。以。其。造。反。深。也。通

致。董。彞。曰。顏。子。具。體。聖。人。而。不。化。者。也。不。幸。短。命。死。此。其。所

專。用。心。於。內。故。傳。之。無。弊。師。也。辟。亦。反。辟。便。聲。平。辟。也。謂。習。於。容。止。少。誠。實。也。輔。氏。曰。子。張。務



由也嘒嘒日嘒五反

嘒粗俗也傳去聲稱嘒者謂俗論也輔氏曰由粗俗楊氏曰

四者性之偏語御之使知自勵也輔氏曰愚者知不明魯者

俗則略乎外遺乎內則誠不足略乎外則文節不修此四子

性質之偏也夫子所以言者欲使之自竟以治其偏而歸於

中爾○馮氏曰柴參近道而柴欠疏通參欠明敏師由過中

而師欠誠實由欠精密○鏡氏曰四者皆指其所偏唯曾子

能於偏處用工故後來一貫之唯至鈍反成至敏問

偏於鈍者如何用工曰人一貫之唯至鈍反成至敏問

此章之首脫子曰二字是甚或疑下章子曰當在此章之首而

通為一章二章語勢不類恐非

樂以愚言 知不足而厚有餘

樂以賢言 務誠實而篤於學

師以辟言 習於容而少誠實

由以應言 習粗俗而近於野

○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

庶近也言近道也輔氏曰此與易大屢空數朔音朔至空音空不

以貧反動心而求富故屢至於空音空也言其近道又能

安貧也語錄又字當

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中音去

命謂天命天所賦貧富貨殖貨財生殖也史記言子貢好發

云發發奉停貯也與時逐時也物賤則買而停貯貴則逐時轉易貨賈億意度音億也言子貢不如

顏子之安貧樂音洛道受命是不如其安貧不然其才識之

明亦能料事而多中也程子曰子貢之貨殖非若後人之豐

財但此心未忘耳然此亦子貢少去聲時事至聞性與天道則

不為此矣葉氏曰或者不於前乃謂子貢真好利者夫樊遲齊

之○范氏曰屢空者簞食瓢飲屢絕而不改其樂也天下之

物豈有可動其中者哉貧富在天而子貢以貨殖為心則是

不能安受天命矣其言而多中者億而已非窮理樂天者也



夫子嘗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也。聖人之不貴言也。如是。語錄空為價之其說舊矣。何晏始以為虛中受道蓋出。問是類復耳。方其不空之時與庸人奚遠哉。且下文以子貢非樂天也。意則優中非窮理也。人能樂天安命。則心與理一。自能發言中理。不待意度若意而後中。雖其才識之明亦幸而已。其曰優中。則不中者多矣。○黃氏曰。夫子論回賜。一則言其得道不同。二則言其外貧富有異。蓋幸二事。反復言之。則章不須則前。如優空。意中則不如此。其庶也。○饒氏曰。此章與前異。庶乎與德則優中對。造道之異也。發空與不發空。命貨殖對。用心之異也。顏子所以近道者。以其能不以貧窶累其心也。子貢不免以貧富累心。故去道為遠。僅能意則優中而己。子貢好方人。故以顏子與之。並言欲其以此自厲也。○通語左傳定公十五年。知隱公。和子益。來朝。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其容。公受玉。早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其死。取之。朝。夫禮。喪。我。於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於是乎。法。度。心。已。亡。矣。嘉。事。不。休。向。以。能。久。高。仰。驕。也。甲。府。替。也。騎。近。亂。替。近。疾。君。為。主。其。先。亡。乎。此。年。公。薨。哀。七。年。師。齊。掠。以。知。子。益。來。獻。于。亳。社。夏。五。月。壬。申。公。薨。解。尼。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者。也。

回賜優劣。

又回言  
又賜言

無乎屢空。能樂道安貧。  
貨殖億中。非窮理樂天。

○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

善人質美而未學者也。程子曰。踐迹如言。循途守轍。善人雖不必踐舊迹。而自不為惡。然亦不能入聖人之室也。○張子曰。善人欲仁而未志於學者也。欲仁故雖不踐成法亦不蹈於惡有諸已也。是子進言。有諸已之謂信。此已。由不學故無自而入聖人之室也。語錄善人是好底。資質不必踐元本。子亦氏曰。上一句是善人之所以踐迹。所以為善人。下一句是善人之所以入聖賢之域。○饒氏曰。於善人所以不踐迹。所以為善人。則一定而不可移。孝力其無孝問之功也。○通語董彞曰。天資之美也。所以入聖賢之域。○饒氏曰。充之則終於為善人。

善人。

又質美言  
又未學言

不踐迹。暗合成法。  
未入室。難造聖域。

論語卷四



○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與如

言但以其言論篤實而與之則未知為君子者乎為色莊者

乎言不可以言貌取人也言指論字貌指色字○通曰君子

實色莊者直言不必有德外篤實中未必篤實○鮑氏曰上

言論篤下以論篤分君子與色莊論篤亦可謂之色莊乎蓋

色字所該甚廣凡形於外者皆可謂之色莊傳中有專指面

貌而言者色思溫是也該貌而言者巧言令色是也取仁是

也問色取仁如何見得該行事而言曰居之似忠信行之似

兼察即所謂色取仁也○張氏曰惟其言之篤實是與當與

其君子者乎與其色莊者乎君子謂行稱其言者色莊則行

違其言居之不疑者也此言取人當聽言觀行也○先師曰

集註以色莊之色為貌而與言並說意似頗難張說較優

論篤是與

以君子者言  
以色莊者言

一當以言行取  
一不可以言貌取

○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  
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問  
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  
行之赤也感敢問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  
之

兼人謂勝人也張敬夫曰聞義固當勇為然有父兄在則有

不可得而專者若不稟命而行則反傷於義矣子路有聞未

之能行唯恐有聞則於所當為不患其不能為矣特患為之

之意或過而於所當稟命者有闕耳若冉求之資稟失之弱

不患其不稟命也患其於所當為者逡巡畏縮而為之不勇

耳聖人一進之一退之所以約之於義理之中而使之無過不

及之患也胡氏曰勉其行者非不稟命於父兄稟命自其所

亦未必互問問同答異赤偶見而疑之非其能問則聖人造

化二子之心誰知之哉前師商孰賢章尹氏所謂聖人之教



抑其過引其不及歸於中道之說與此章參看正可相發明云

由求問行。

必由也兼人言

過於勇為一退之

約於義理之中

以求也退言

過於畏縮一進之

○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女為死矣曰子在回何

敢死女音

後謂相失在後何敢死謂不赴鬪而必死也

謝氏曰敢非不

之敢。鄭舜卒曰回何敢死則是死生不在匡人而在子淵故子淵之死矣蓋匡人之所欲加害者在夫子而不在子淵故子淵之死生得自也。胡氏曰先王之制民生於三事之如一惟其所在則

致死焉

通語

國語晉語樂共音於子曰民生於三事之如一長非教不知生之族也。族類也。謂君之養或師之教我與生

為師在君為君也。報生以死。報賜以力。人之道也。況顏淵之於孔子恩義兼盡又非

他人之為師弟子者而已

輔氏曰顏淵之於孔子蒙博約之

恩者恩深則義重言非他人為師弟子之比。饒氏曰孔子於顏淵教愛兩極其至義雖師生恩猶父子所以為恩義兼盡

即夫子不幸而遇難去回必捐生以赴之矣捐生以赴之幸

而不死則必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請討以復讎不但已也夫

子而在則回何為而不愛其死以犯匡人之鋒乎

許人以死何也曰事至此只得死此與不許友以死何也

不得。或問載明氏曰程子嘗言問巷之夫辭親遠却如此說

未行而捐死之義孔子免焉而始謀也。輔氏曰孔子遇難則

而顏淵相與在後脫有不知而顏淵無致死之理。今孔子既免

子在回何敢死。吾以女為死矣者。恐其誤也。而顏淵復之曰

於孔子曰雖曰未達一問至此等語始相反而實相承。顏淵之

生亦大矣。云云何敢死則不以死為重而回何敢不死其明子不

在。非所當言也。故言子在以見意讀者第於句內增二不字

豈諸子所能及哉。

必由也兼人言

視猶父子之相親

論語十三



顏淵於孔子

**以義言**

非但師友之相傳

**以當患難言**

生死不相背負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

與平

子然季氏子弟自多其家得臣二子故問之

子曰吾以子為異之間曾由與求之間

異非常也曾猶乃也輕二子以抑季然也

輔氏曰大臣其家臣所可當而二子

又不足以為盡大臣之道故特輕以抑之

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

以道事君者不從君之欲不可則止者必行己之志

黃氏曰

君謂審出處之宜盡責難之義必守我之正道而不容悅以苟順君之私欲也○語錄不可則止謂不合則去

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

具臣謂備臣數而已

曰然則從之者與

與平

意二子既非大臣則從季氏之所為而已

子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

言二子雖不足於大臣之道然君臣之義則聞之熟矣弑逆

大故必不從之蓋深許二子以死難去聲不可奪之節而又以

陰折季氏不臣之心也○尹氏曰季氏專權僭竊二子仕其

家而不能正也知其不可而不能止也可謂具臣矣是時季

氏已有無君之心故自多其得人意其可使從已也故曰弑

父與君亦不從也其庶乎二子可免矣

胡氏曰方子然欲假

極言其失大臣之道及其欲資由求以助已故夫子又言其

有。人臣之節應答之頃可以沮僭竊扶綱常真聖人之言也

○馮氏曰子然季孫意如之子意如逐昭公者也子然魯方

其父之所為懷無君之心久矣今得臣二子故問夫子然魯將

君魯而以為大臣也既抑之以其臣及其不從何必由求而

不能之魯不知順從之臣始也惟利害之徇而已履霜堅冰之

不戒馴習蹉跌以至從人弑逆者多矣如荀或劉穆之之徒



始從操裕。豈遂欲截逆哉。惟其漸清順長。而勢卒至此耳。雖  
然自欲逆以下。苟一事不道。而荷從之。皆為失大臣事。君之  
義。知由求。未免乎是也。至如他人。因循以陷於大惡。則由求  
不至是也。先師曰。南軒之論。讀之。凜凜。誠逆非不可止。大  
者。於平。常能不可則止。者。於武。逆必不從。未能不可止。者。  
未可保。其必不從也。由求。於君。臣大義。固熟聞之。但察之。恐  
未精耳。觀由仕。於公。未為之。死。求。於伐。顛。史。惟。知。為。季。氏。  
子孫。憂。於。父。子。君。臣。之。義。能。精。察。之。否。乎。夫。子。於。此。實。欲。折  
季。氏。之。不。臣。故。許。由。求。為。死。節。之。臣。耳。

大臣具臣之別

以大臣言

不從君欲必行已志

以見臣無大臣之道

以具臣言

雖備臣數終守臣節

以新季氏懷不臣之心

○子路使子羔為費宰

子路為季氏宰而舉之也

子曰賊夫人之子

夫音扶下同

賊害也言子羔賢美而未學遽使治民適以害之

馬氏曰成

死而不為哀者聞子羔特為成宰遂為哀蓋子羔重厚有德足以化民子路以費數辟難治所以特宰之然子羔雖重厚

有德而未孝則理未明而用必窒濶便之治數辟之邑非所以全之也

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

言治民事神皆所以為學

子曰是故惡夫佞者

惡去聲

治民事神固學者事然必學之已成然後可仕以行其學若

初未嘗學而使之即仕以為學其不至於慢神而虐民者幾

平希矣子路之言非其本意但理在詞窮而取辨於口以禦

人耳本前馬用佞禦故夫子不斥其非而特惡其佞也

語錄

是謂佞是口快底人事不問是不是臨時得話來也好可見其佞○子路當初使子羔為費宰意本不是如此只大言

來答孔子○范氏曰古者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

通

蓋道之本在於脩身而

後及於治人其說具於方冊讀而知之然後能行何可以不

讀書○子路欲使子羔以政為學失先後本末之序矣不



知其言而口給禦人故夫子惡其佞也文集上古未有文  
人以其言固有不待讀書而自得者自聖賢有作則道之載於  
經者詳矣雖其子之聖不能離是以爲孝也舍是不求而欲  
以政事既失之矣况又資之中才之人乎或問三代以上  
六經雖未具考之書禮則舜之教官子數五典而成周官  
樂正之法所以教夫未成之才者蓋有道矣或問三代以上  
有書備已治人之術皆聚於此孝者豈可不一而足乎其  
乎苟謂不讀書則自得其聰明率易矣而不可不讀而後行  
不但甲陋而已讀書則自得其聰明率易矣而不可不讀而後行  
古人所以蓄德者實賴乎此德立於此而後行其孝猶恐動  
與休而或有失其宜者况於初未嘗孝而可遽使即仕以爲  
子羔爲宰。

子羔爲宰。

以夫子觀之質美未學不可以治民此賊害之道

以子路觀之治民事神皆所以爲學此踐履之辭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坐才

哲曾參又名點

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長上

言我雖年少長於女故然女勿以我長而難言蓋誘之盡言  
以觀其志而聖人和氣謙德於此亦可見矣

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

言女平居則言人不知我或有人知女則女將何以爲用也

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

旅因之以饑饉由也之此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

也夫子哂之乘去聲下音僅比

率爾輕遽之貌攝管束也二千五百人爲師五百人爲旅因

仍也穀不熟曰饑菜不熟曰饉方也謂向義也民向義則

能親其上死其長矣上聲西微笑也國介居大國間勢難爲富

且化民使向義必政教兼率而後能之子路蓋以其才長

蓋古者問必先考績要其成也夫子亦曰二年有成

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爲之比及三



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

求爾何如孔子問也下放同此方六七十里小國也如猶或

也五六十里則又小矣足富足也俟君子言非已所能并有

謙退又以子路見哂故其辭益遜語錄子路使民非若後世

世之

赤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

章甫願為小相焉相去

公西華志於禮樂之事嫌以君子自居故將言已志而先為

遜辭言未能而願學也求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今赤若毅

故必先為宗廟之事謂祭祀諸侯時見反旬曰會衆覲音曰

同通蓋周禮春官太宗伯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

為文六服之內四方以時會分來或朝春或宗夏或覲秋或

冬更遞而編時見者無常期諸侯有不順宗夏或覲秋或

有事則既朝觀王也於國外合諸侯而命事焉春秋傳曰

六服蓋朝覲見四方四時分來終歲以備時聘曰問殷覲曰

視時聘亦無常期天子有事乃聘之焉竟外之臣既非朝

不敵禮為小禮殷相謂二服朝之歲以朝者少諸侯乃使卿

以輔氏曰聘焉五服朝在元年七年十一年端玄端服章甫

禮冠曰輔氏曰禮焉有玄端而冕若玄端而冠若朝玄端而

是已仲端委立于章甫如冕是已鄭云端取已正謂士之衣

二尺二寸而屬幅廣袤等也已鄭云端取已正謂士之衣

其制相比皆以漆布為之相贊君之禮者言小亦謙辭曰會

蓋二代常服行道之冠也相贊君之禮者言小亦謙辭曰會

同諸侯朝於天子之禮也而兩君相見亦曰會文有同盟當

是時諸侯朝於天子寡矣華之言當為兩君相見而設夫擴

點爾何如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二三子者之

撰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

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

喟然嘆曰吾與點也鏗苦耕反舍上声撰士免反莫

冠並去声沂魚依反雩音于



四子侍坐以齒為序則點當次對以方鼓瑟故孔子先問求

赤而後及點也通鑑史記仲尼弟子傳仲由字子路十人也

子路少時居子路之次甫有孔子四十六歲則曾點少孔子

十九歲歲合居子路之次甫有孔子四十六歲則曾點少孔子

言曰異乎侍坐之時見子路言志想見有鳳凰翔于千仞

春服單給給音之衣此單則衣希袷衣至浴盥音濯也今上已後

除是也或問浴之為盥濯袷衣希袷衣至浴盥音濯也今上已後

焉理或然也風乘涼也舞雩祭天禱雨之處有壇墀音樹木

也曾點之學蓋有以見夫扶人欲盡處天理流行隨處充滿

無少欠闕像曾點習是於本無中形氣力有來故其動靜之

際從反七客容如此語錄曾點都待着氣力有來故其動靜之

然自一事而得無不言之爾有他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從容暇豫

記落者亦是多少仔細○門人詳記舍瑟事欲見其從容不迫

洒落自在之意耳○輔氏曰理欲不兩立須是人欲淨盡然

後天理自然流行隨事隨處不待勉強用力自無纖毫欠缺

處然惟聖人心去理一而後能體用兼備自然而然若曾

則以天資之高而於此有見焉耳故集註着有以見夫四字

便自斷得曾哲所享之分量分曉與後而程子所謂曾點狂

者未必能為聖人之事而後其言志則又不過即其所居之

位樂其日用之常初無舍聲已為去人之意游氏曰即其

者莫春融和之時沂水後除之與舍已為朋侪游於水也

分所宜為而後見其用則在我者輕在人者重之意者如必得

有以自洽之然後見其用則在我者輕在人者重之意者如必得

也通攷巴川陽格曰魯秉周正朔莫春建辰此點所以異於

所水在魯城南當是時也風和日暖景物熙童冠詠歸之妙

方解雲壇之風尚寒浴沂詠歸非其時矣而其曾次悠然

直與天地萬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隱然自見形句於

言外得其所於萬物字○集註此上一節二十二字又是自無

形容出有來其言力進眼目高後自然會之可也○輔氏曰

形求之必待其力進眼目高後自然會之可也○輔氏曰

形求之必待其力進眼目高後自然會之可也○輔氏曰

形求之必待其力進眼目高後自然會之可也○輔氏曰

形求之必待其力進眼目高後自然會之可也○輔氏曰

形求之必待其力進眼目高後自然會之可也○輔氏曰

形求之必待其力進眼目高後自然會之可也○輔氏曰

形求之必待其力進眼目高後自然會之可也○輔氏曰

形求之必待其力進眼目高後自然會之可也○輔氏曰

形求之必待其力進眼目高後自然會之可也○輔氏曰

形求之必待其力進眼目高後自然會之可也○輔氏曰



即其所居之位。則無出位之思。樂其日用之常。則無作意之為。便見得曾點不願乎外無入而不自得之意。初無舍己為人之意。說得點之事。實曾次悠然。然後以下數句。又形容得點之樂。處集註此一段。凡三改削。然後見得如此。平實。孝者當深味之。

息而深許之。而門人記其本末。獨加詳焉。蓋亦有以識此矣。

語每會點見得事事物物上皆是天理流行。良辰美景。與我箇好朋友。行樂去日。用之間。莫非天理。在在處處。莫非可樂。○為文字。子為治。只是統事。他日之所用。不外乎今日之所存。三子却分作兩截看了。如治軍旅。治財賦。治禮樂。與凡天下之事。皆皆孝者所當為。須先教自家身心得無缺。直得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則天下無不可為之事矣。○曾點以樂於今日者。對三子以期於異日者。對孝者。須是有三子之事業。又得大意。曾點雖見大意。又少。却事上工夫。三子雖就事上。孝又無曾點脫洒意思。○或問。夫子何以與點也。曰。方三子之競言。所志也。點獨鼓瑟。其間漠然。若無聞者。及夫子問之。然後音少。問乃徐舍瑟。起對焉。而悠然。遂避若終不肯見。所為者。及夫子慰安之。然後不得已而言。而其志之所存。又未嘗少出其位。蓋澹然若將終身焉者。此夫子所以與之也。曰。未向以言其位。蓋澹然若將終身焉者。此夫子所以與之也。曰。未揚茂之時也。春服既成。人各適其時也。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長少有序而和也。沂水。舞雩。魯國之勝處也。既浴而風。又詠而歸。祭而得其所也。夫以所居之位而言其樂。雖若

止於一身。然以心而論。則固諒然天地生物之心。聖人對特育物之事也。夫又安有物我內外之間哉。程子以為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者。正謂此也。或曰。曾皙曾中。無一事。列子取風之事。近之然乎。曰。聖賢之心。所以異於佛老。正以無意。必固我之累。而所謂天地生物之心。對特育物之事。者。未始一息之傳也。若但曰。曠然無所倚着。而不察乎此。則亦何以異於虛無寂滅之孝。而豈聖人之事哉。○先師曰。曾點所所言。想正對莫春之時。使非對景而言。亦無意思。又按三子不及三子。所行之事。實而小。點所言者。理趣之高。以一時所言之。三子規規於事為之末。而點超然於理趣之高。宜夫子獨與之也。自今而論。孝者必有曾點見處。之高。以立其體。又有三子行處之實。以達於用。始

**通攷**

金履祥曰。與點辨。所以實曾點。

三子者出曾皙後。曾皙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

言其志也已矣。曰。夫子何哂由也。夫三子之

點以子路之志。乃所優為。而夫子哂之。故請其說。

曰。為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

夫子蓋許其能。特哂其不遜。語錄。禮者理之顯設。而有節。文者。也。言禮則理在其中矣。

唯求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



者與平声

魯點以非求亦欲為國而不見哂故微問之而夫子之答無

唯赤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赤也為之小孰能為之太

此亦曾皙問而夫子答也孰能為之大言無能出其右者亦

許之之詞○程子曰古之學者優柔厭飫有先後之序如子

路非有公西赤言志如此夫子許之亦以此自是實事後之

學者好去高如人游心千里之外然自身却只在此此條專

言志平實無又曰孔子與點蓋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

象也誠異三子者之撰特行去有不掩焉耳此所謂狂也

問曾點言志如何是有堯舜氣象曰明道言萬物各遂其性

此句正好看堯舜氣象且看莫春時物態舒暢如此曾點情

思又如此便是各遂其性堯舜之心亦只是要萬物皆如

此耳然曾點却只是見得未必能做得堯舜事孟子所謂狂

士其行不掩焉者也○行有不掩非言行肯馳之謂但行不

到所見更爾爾曾點之孝無聖人為之依扁怕有老莊意思也

未免局於一君一國之小向上更做不得若曾點所見乃大

根大本使能推而行之則如子路等所見者小子路只為

堯舜之治天下亦可為矣

不達為國以禮道理是以哂之若達却便是這氣象也

西云子路只緣不達為國以禮道理若達便是這氣象如公

西赤求二子語言之間亦自謙遜可謂達禮者矣何故却

無曾點氣象曰二子只是曉得那禮之支費曉不得那禮之

制行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與焉底自然道理矣曾點却

見得這箇氣象只是從頭去行那裏得來○問子路就使達得

却只是事為之末如何比得這箇曰若達時事都見得是

自然成天理會得道理雖事為之末亦是理也莫春者春

排來成何善不是事為來○求赤二子雖是謹細却只是安

○問為國不循理則必任智力不任智力則皆理不能出此

二途點有見乎長育流行之體天地萬物之理所謂自然而

然者但吾不以私意擾之則天地順序而萬物各得其所以

堯舜事業也子路則以志氣之勝自以為當放寬不可支持

之處而吾為之意故志氣激昂而氣象勇銳不若曾點之問

平和也曰是○到為國以禮分上使自理明自然有曾點氣



象○永嘉陳氏曰為國以禮則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事各當  
言之子路未達為國以禮求於禮樂不取當亦。通曰以三子  
則若有志於禮樂而所言宗廟會同禮之本耳。又曰三子皆  
欲得國而治之故夫子不取。以夫子與點分別而言之故云  
得國而治之也。曾點狂者也。未必能為聖人之事而能知夫子之志  
故曰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言樂音而得其所以也。孔子之  
志在於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使萬物莫不遂其  
性。曾點知之故孔子喟然嘆曰吾與點也。語錄曾點是也。見  
非天理流行無虧無欠是自然如此。充其見便是孔子老者  
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底意思。惟曾點便見得到這裏。聖  
人便做得。又曰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語錄他見得到這裏。大  
必便理會得如千丈萬馬。他只見得這箇其中。隊伍未必如  
○曾點見雖高。漆雕開却確實。○點志遠大。故能先見其本。往於事為  
大不同。點天資高明。用志遠大。故能先見其本。往於事為  
問有不屑用力者。參也。三省隨事用力。旋旋往去。一貫之論  
是待下做到。一而後知。然一唯之後。本未兼該。休用全備。  
為虛實之分。孝者必有以辨之。○黃氏曰。孔門英才多矣。何  
為不得乎此。而點獨得之。回參不必類乎。點也。而以獨得新

道之傳。何也。曰資稟高。則不局於卑。志量大。則不溺於小。見  
人不能及也。人品不同。則孝之志亦異。人為技藝之孝者。有  
獨得也。若顏子。則其資稟志量。見識。皆無所不得。而深  
厚沈潛。淳實中正。必有過於點者。故其見雖同。而其得則異。  
於點也。點之子參。其見不及乎。而參則近於回。以其得則異。  
力未免為狂者之歸。何也。曰天下之理。固根於不及乎。回參而  
不形。見於事物為孝之方。固當存養乎德性。而亦不可不省  
察乎實行。去是以精粗不遺。而表裏相應。內外交養。動靜如  
一。然然後可以為聖。孝之全功也。點之志。則大質則高。識則明。  
趣則遠。然深厚沈潛。淳實中正之意。有不足焉。則見高而遺  
甲。見大。而畧小。見識有餘。而行不足。趨向雖正。而行則違。此  
所以不及乎回參也。雖然。自回參而論。點誠有所未至。自  
孝者論之。點之所見。豈可忽哉。規規剪剪。於文義之間。事為  
之未。而曾中無所見焉。恐未易以狂語點也。

子路  
冉求  
公西華  
曾皙

各言所志

願為千乘  
願為小國  
願為小相  
舞雩詠歸

皆諸侯事  
有聖人心

氣象不侔



論語卷之十一



